

人间物语

窗外的梧桐树

| 张曙 文 |

上世纪70年代,我就读于安阳山脚下杨家村的阳山初中。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乡间初中,学校的教室东西走向一字排开,五个教室朝南前后开门。最东边两间是教师办公室。一条檐下走廊连通教室和办公地。教室前面是与杨家村小学共用的操场。杨家村小学就在土操场南侧,是由杨氏大宗祠改造而成。中小学共用的食堂和蒸饭处,就在小学里面。学校的东面是一大片翠绿的桑树田。初中教室窗外的操场边有一排伟岸挺拔的梧桐树。

早晨,我肩背书包,手拎饭盒,渡过小河,沿着乡间小路走进学校,与同学们一起学习,一起玩耍。入校那年我刚16岁,有着天马行空的憧憬,有着透明简单的开心,有着天真无邪的童心,也有情窦初开的懵懂。在那自由开放的天地里,匆匆度过了两个春夏和秋冬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我们经历了开门办学,参加了学工、学农,也在校办厂参加过劳动。我们用梯形计算法丈量过东风河的土方;用相似三角形比例法测量过安阳山的高度,山高187米。我喜欢文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,语文老师孙荣南,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每期班级的黑板报都有我的稿件。初一时孙老师就给我推荐了一首朱熹的劝学诗《偶成》:“少年易老学难成,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孙老师的谆谆教诲,让我终身受益。

窗外的梧桐树见证了我们在阳山初中两个四季的花开花落。

春天,几度春风,一场春雨。梧桐的枝丫上探出了鹅黄的嫩芽,宛如透亮的翡翠。要不了几天,满树稀疏的嫩叶,便无忧无虑地颤动在无限的春光里。树丫间跳动嬉戏的莺雀,唱着动听悦耳的欢歌,伴随着春风里琅琅书声。

夏天,梧桐树苍翠欲滴,层层叠叠,遮天蔽日。树荫下是我们课间和午饭时的好去处。那里有着别处少有的夏日凉风。七月梧桐花开了,黄绿色的小花,一丛丛地掩映在浓绿的枝叶间。这时候知了也在雨后从地下破土而出,顺着青绿色的梧桐树干爬上高处,一声声不知疲倦地叫着夏天。那抑扬顿挫的蝉鸣声,往往会使我们午睡时毫无睡意,只能躺在椅上,闭着眼睛,逃避老师的关注,胡思乱想着心中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。

金秋十月,翠绿的梧桐树叶慢慢泛黄,树上的梧桐籽也成熟了。树枝上一丛丛花叶边结着一颗颗形如豌豆的梧桐籽,上面爬着皱皱细纹,这小小

的棕色颗粒,是我们秋日里打牙祭的好东西。我们会在课间或午后,背着老师偷偷爬上梧桐树,采摘熟透的梧桐籽,躲到学校东面的桑树田里,用枯树枝叶点火烧烤梧桐籽吃。那个美味,那个香,至今还难忘。

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寒冷,寒假前常会下上一两场大雪。雪后大地一片银装素裹,操场上铺上了厚厚的白雪,雪地上一串串脚印伸展到白茫茫的乡间小路。梧桐树下又成了我们顽皮同学课后打雪仗的好地方。用粗大的梧桐树干做掩护,向玩伴发起进攻。

梧桐树下的走廊上的墙壁上各班都有块很大的黑板,是班里每月一期出黑板报的地方,是同学们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,也是向其他班级展示的窗口,那条廊道成了各班比拼的擂台。我负责刊头绘画,班里的美女班长小芹负责文字书写。每期黑板报刊头精美,文字娟秀,图文并茂,总会引来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。每当课余时间我俩在出黑板报的时候总会引来同学们的窃窃私语。虽然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,但从他们不一样的眼神中也能猜到点什么。小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,是邻桌,就坐在我身后,在课桌边常常感受到她那天生丽质的青春气息。

一个秋日的下午,为赶一期有关庆国庆的黑板报,下午第三节自修课,我们俩就在窗外梧桐树下的走廊上写画了一节课,结果只完成了一半不到的任务。班主任蒋老师让我们全部完成了再回家。同学们已一个个回家,办公室也只剩值班老师,走廊上只有几个班出黑板报的同学。整个学校安静下来,秋风吹过,只听到梧桐叶的沙声和黑板上喳喳的粉笔声。一个多小时后,黑板报完成,中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。回家是同路,本可以结伴而行,而我还是急促地背上书包,快速离去,将她远远甩在后面。大路拐弯处,我偷偷回眸远望,窈窕动人的身影飘逸在田野上,还有她身后秋色如染的梧桐树。

在那个特殊年代,男女同学之间交流甚少。在一起出黑板报时,相互间交流的也只有黑板报内容、刊头设计、标题大小尺寸等技术性话题。即使心怀好感,也只能尘封心间。在此期间我只做过一件调皮事,初二的秋天,偷偷在她的桌上文具盒内的橡皮下,放过两颗烤熟的梧桐籽。不知她发现了没有?

白驹过隙,时光忽忽,近半个世纪过去,每当回忆起阳山初中两年的青葱岁月,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教室窗外的梧桐树,还有尘封于心间的梧桐树下的那段故事。

忆林

麦浪深处“翘摇”鸣

| 罗安斌 文 |

四月菜花的残黄刚刚褪尽,伟大的苏北平原开始孕育新一轮金色。麦子,麦子,令无数诗人痛哭的麦子就要登场了。

阳光在四通八达的河溪里洒下许多金针。四声杜鹃在低飞,但是你看不到它。“麦黄草枯”,只有当它时不时地叫出一声,你才知道它就在附近。而等到麦子的金色涂满原野,麦浪深处,就会有“翘摇”的声音响起。

“翘摇”是一种野蚕豆,我们老家一带称之为“乔乔儿”。有人将它写成“莽莽”,其实它和荞麦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翘摇豆荚长得饱满时,摘下来,从腹侧划开,将细如菜籽的豆粒随口吃了,留下空豆荚,掐去其尾部一小段,蒂部竖直含在舌面上,口中发出“西”音,翘摇就会共振响起来。好的玩家甚至可以用来演奏;而顽童们一般用来有节奏地骂人:“细、细、细BB”。这个季节,村里的小学一放学,田头村口,便响起翘摇声声。

懂事点的孩子,不会光顾着玩“细BB”,而是会去麦田深处,采摘一书包的翘摇豆荚,带回家,洗净,加水加盐煮熟,滴入少许菜油,盛出,凉透,等着从地里归来的父母作为“嘎饭”菜。

翘摇味道十分鲜美。早在宋代,翘摇就已经成为一种舌尖上的享受。作为文人中的美食家,苏东坡对翘摇的美味赞不绝口:

彼美君家菜,铺田绿茸茸。
豆荚圆且小,槐芽细而丰。

……
点酒下盐豉,缕橙芼姜葱。
那知鸡与豚,但恐放箸空。

这首诗的名字叫《元修菜》。苏东坡在其诗叙中说:“菜之美者,有吾乡之巢。故人巢元修嗜之,余亦嗜之。元修云:使孔北海见,当复云吾家菜耶?因谓之元修菜。”这道被称为元修菜的翘摇真真“震”到了东坡先生——他可以因

其而“不思鸡豚”啊。也许正是“巢”“翘”“乔”字在方言中的发音类似,翘摇才变成了“乔乔”吧。

而根据陆游的考证,巢菜分为“大巢”和“小巢”两种。大巢是没有长饱满的豌豆荚,小巢就是翘摇。陆游也很爱吃小巢,还专门写过一首《巢菜》,其中有“自候风炉煮小巢”的句子,当时正是其失意时分,“天路”遥远,虽人闲菜美而诗情终是悒悒。年轻时候初读《剑南诗稿》,我竟以为是在煮茶呢!

我们小时候吃翘摇时,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苏东坡和陆游,更不知道两位对翘摇的绝赏,只知道翘摇鲜美清口,晚饭时可以当菜,饭后还可以当零食。

乡下人视翘摇为宝。用翘摇煮出来的汁水洗澡,可以去痱子。翘摇的豆籽可以用来灌枕芯。记得高中住校复习最紧张的时候,我患了失眠症,又不能回家。妈妈便托人给我带来了“乔乔儿”枕头。那天,我闻着乔乔儿特有的气味,听了一夜的杜鹃鸣叫,睡得特别香。其实翘摇并没有静心安神的功效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只说其能“止热疔,活血平胃”。而翘摇枕头能让我安然入睡,看来更多是精神因素吧。

不久前的一个“五一”节前,高中同学老顾喊我回乡去他的园子看看,尝尝他亲手种植的有机农产品。我十分高兴,心中也暗暗期待着——一碗“小巢菜”。后来未能成行,但我分明闻到了家乡农村越来越浓厚的“翘摇”气息。

老顾经常在微信里跟我发感想,慨叹食品安全问题,认为乡村振兴,首先应该振兴的是人心。我十分惊诧于他的精当见识。要知道,他几乎做了一辈子的农民,并不知道也没有读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。

老顾又高又黑,开一辆大卡四处送他种的菜。一提起他,我就知道,翘摇还在,麦浪还在;麦浪深处,我们的“巢”还在!

语词笔记

山居两章

| 刘志明 文 |

虚拟的山居时光

山居时,要三面环山,草木葳蕤,鸟语花香。其中一座大山的山腰上最好有山泉,山泉像小孩的欢声笑语,一路奔跳到山底。山底造一幢木房,蓄一口浅潭,围一座庭院。木房用上好的杉木架构,浅潭引清澈的山泉储蓄,庭院拿素朴的木槿花围篱。古琴是不需的,女儿的古筝放进木房,待她假期回来,便会弹出铮铮琮琤的流泉之声。石头是需要一些的,木房外、庭院内,都要放一些,石头上最好长一些绿得醉人的青苔,仿佛给自己内心安放一匹匹春天的小野兽,有时安静,有时狂野。

木房要面向朝阳,背靠山泉。清早时,晨曦从松林间筛下一地翠绿的鸟鸣,照出门径松针上麋子那稀稀疏疏的蹄迹。深夜时,清风吹动山泉,吹动山泉上幽静的月色,吹到木窗内正在被翻阅的《王维诗

选》,吹到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诗句里。

断桥

一截断桥,生满青苔。另一截断桥,也生满青苔。这两截断桥,连成一体,便是一座完整的拱桥。童年时,这座拱桥,阿娇走过,我也走过。这座拱桥,度过了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度过了我和阿娇的“石头剪刀布”。

四十多年了,山洪冲毁拱桥,拱桥成为断桥。断桥上青苔蔓延,时光斑驳。仲春的一个日子,春风和煦,草木葳蕤。我站在断桥上,心绪不宁,遐思万千。我想用春风焊接断桥,让青苔缝合断痕。焊接好的断桥,多么像童年的拱桥。那细细的雨声,轻轻下着,轻轻下着,像那绵密的针脚,绣进那青苔如毯的桥面,绣出阿娇水淋淋的足音……



呵护

摄影
立杰